

李舫笔绘文学108将



穆涛
(郭红松绘)



“穆涛，汉人也。”

评论家李敬泽摹写穆涛，言简意赅，却意蕴深长。

“汉人也”，三个字道尽了穆涛的来路与去意。这个“汉”，不是“莽汉”的“汉”，而是“茫茫苍苍，雄浑朴茂，上总三代，下开万流”的“两汉”的“汉”。

穆涛是一个奇人——做奇事，喝奇酒，读奇书，写奇文，创奇章。

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下，隐藏的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灵魂。他在历史中遨游，纵横捭阖，睥睨天下，夜耿耿而不寐，魂营营而至曙，内心欢愉而又痛彻。

我来过，我看见，我征服

——穆涛其人其书

□李舫



“汉人”穆涛试图寻找的，正是悠悠大“汉”的赅张血脉，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。

他是一个好老师，带着读者沿着时间之轴逆行，走进历史中去，或者说回到历史现场。

我与穆涛相识数十年矣，却所聚无多——时或擦肩而过、会心一笑；时或屏息长谈、无所不及。可是，这些皆屈指可数。眼见他的人生修为如他所读之书一般愈加厚重，更加晓他的心性仍如他的青年时代一般更加猖狂。大智若愚，大言无声。他成熟了。

穆涛爱喝酒，爱交友，爱读书；他嗜酒如命、嗜友如命、嗜书如命。酒、友、书，这些构筑了他看似平凡却极不平凡的日常。我期待读到他品评美酒、臧否人物的好文章，然而，狡黠如他，却轻易不言及左右前后，只在文章中评点天下、纵论古今。三十年前初识穆涛，我便全须全尾地称呼他“穆涛”，可是他却始终称我为“舫兄”，我相信无论男女老幼，这是他一贯的礼数，于是只能改口呼他为“涛兄”——你看，与穆涛为伍，似乎便回到了“汉”，同做了“汉人”——“不知魏晋，只知有汉”的“汉”。

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《历史的起源和目标》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：“轴心时代”。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“轴心时代”。同在此时段，同在此区间，虽然中国、印度、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、重重阻隔，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“终极关怀的觉醒”。

雅斯贝尔斯所说的“轴心时代”，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时代。在此期间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智库——稷下学宫。熙熙攘攘的临淄城内，来自各诸侯国的学子们讲诵不息，士农工商分业聚集，过着最热闹纷繁的市井生活，他们共同创造出一幅大国都会的繁华景象。稷下学宫的诞生，创造了那个时期众多的世界纪录——学者最多的机构、著述最丰的学术、学风最淳的时代、历时最久的学院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思想之光。

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：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，曾容纳了当时“诸子百家”中的几乎各个学派，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名家、兵家、农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

小说家……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，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（孟轲）、淳于髡、邹子（邹衍）、田骈、慎子（慎到）、申子（申不害）、接子、季真、涓子（环渊）、彭蒙、尹文子（尹文）、田巴、儿说、鲁连子（鲁仲连）、驹子（驹奭）、荀子（荀况）……每一个名字的背后，都留下了对人类和万物的深刻思考。这些思想经过稷下学宫的交流和碰撞，形成了中国古人的生存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，最终积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样式。

雅斯贝尔斯的“轴心时代”过去不到一个世纪，在中国，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太史令—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，就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对中国的“轴心时代”作了深刻的总结，他将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归结为六个重要流派：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道家、杂家。代表人物是震烁古今的伟大智者：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孙子、孟子、庄子、商鞅、荀子、韩非子等等。他们的观念与理念是振聋发聩的伟大思想：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勇、法、术、势、王道、仁政、兼爱、尚贤、大同、小康，等等。两千年后的梁启超在其《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》中多次提到这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学术贡献。他总结自己一生，流露出罕见的劝慰与温情，数次写下“人之生也，与忧患俱来，知其无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”，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有生之涯的坚毅与乐观。

“汉人”穆涛试图寻找的，正是悠悠大“汉”的赅张血脉，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。

穆涛曾经写过杂文，可我以为，以他的周到圆润，杂文不是他的归处，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那种含沙射影暗箭齐发，更不是他的风格。果然，这些年杂文式微，穆涛的杂文更是不知所终。

穆涛擅长散文，可是我却觉得，散文这种文体已经无法局限他的写作。他的文章，夹叙夹议，莽莽苍苍，搜尽奇峰，自成气象。评论家如何定义他？这也许是个难题，可称大散文，可称新散文，但是，这些定义注定都无法局限他没有边界的写作，更无法局限他散文书写的贡献。

穆涛惜字如命，轻易不以文章示人。前不久，穆涛将潜心读书的心得汇成一部作品《中国人的大局观》，这是他的读书笔记，也是他的心路历程。其实，如果你认真品读，一定会在他的文章里读到“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”的优游，读到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的潇洒。

在这部书中，穆涛写时间、写季节、写节气，写制度、写官级、写皇帝，他将这些表达为明确的概念——历史。他是一个好老师，带着读者沿着时间之轴逆行，走进历史中去，或者说回到历史现场。可是，历史分明就是一堆碎片、一片废墟，哪里还有什么现场？所谓现场，不过是个假象。然而，穆涛的本事就在于，他让你相信他带你去的地方，就是发生一切变动的“历史现场”。

不妨想象，他拿出一根棍子告诉你，这就是“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——表”。如果你用它来观测太阳的影子，那它就是“日晷”，从这个日影中，你还可以看到“勾股”。如果你把它立在天安门前，那它就是“华表”，如果你对着它击鼓鸣冤，那它就是“诽谤木”，如果你将它用于楼宇营造，那它就是“线垂”。

不妨想象，他指着一片树林，告诉你这里面有郁郁苍苍、有千疮百孔，孕育生命的秘密就是“风水”。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从一粒种子萌芽破土、穿越三千年而不枯竭，其中的奥秘就是孕育着好风好水。

不妨想象，他拍打着古籍书页上的尘埃，设问：“一国之君的大心脏是怎么跳动的？”你以为，他是要问你古代君王的健康、喜好，而他却说，他想说的是他们的“性格、思维方式，以及胸襟、志向、趣味”，因为“在古代专制制度下，君主之心的厚薄，基本显示这时代品质的高与低”。所以，一国之君必须“无我”方能“有为”，断断不可任性。

不妨想象，他俯身世界地图，带着你看那条由古长安至古罗马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细线，告诉你“丝绸之路其实并不是一条路”，而是一种观，一种世界观。在这条路上，中国的物产，如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包括五谷种植技术被输出，同时良种马、苜蓿、葡萄、樱桃、胡麻、胡椒、胡萝卜、芫荽、石榴等，从这条路而来，落地生根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文化、印度的佛文化、伊斯兰文化、基督教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。这是人类文明的高光时刻。然而，也是在这条路上，发生过用美女换和平

的“和亲”，这是礼仪之邦向野性的引弓之国的示弱。这段持续了150年的辛酸历史，是文明之邦的耻辱。

穆涛曾经感慨，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缺少历史学家的声音。可是，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业更是每个人的事。而今天，我们优秀的文学家何尝不是优秀的历史学家？他们肩负着打通历史、现在、未来的重任，他们为我们建立了一种历史观，让我们懂得如何回溯昨天、面对今天、迎接明天，让我们懂得不管未来将发生什么，我们要学会在过去中寻找答案，痛过的不必再痛，笑着的要继续含笑，这是智者的风度和英雄的气度。

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何以不同？两千多年前，司马迁给了我们一个坚定有力的回答，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，更在岁月的留白处。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，说到底，就是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种种顽强坚韧、不屈不挠。而今，我们看到了穆涛的回答，作家就应该是历史学家。穆涛说，很多作家，思想中缺少历史的深度，眼光中缺少历史的角度，思维中缺少历史学的训练。穆涛认为，“史学昌明的时代，社会生态是清醒的”。这种用清醒的眼光寻找清醒的时代的清醒，是难得的。

清醒，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品质。

穆涛是河北人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多年前，穆涛赤手空拳，走出家乡，只带了荆轲、赵子龙、张飞、林冲的豹子胆，横穿中原腹地，来到西安。然而，三秦大地却不是非常之地，这里是中国的中心、中国人类的起点、中华文明的原点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，在这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，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……在这样神圣的地方，他不敢有半点莽撞，于是，将一身胆气化为一世寻找。

中国人何以有大局观？继《俯仰由他》《看左手》《先前的风气》之后，穆涛用这个问题再次开启他的寻找之旅。在这种意义上，《中国人的大局观》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恰是寻找。带着问题，就像神枪手带着枪，穆涛在历史中寻找，在瓦肆勾栏里寻找，在古籍篇目中寻找，在秦砖汉瓦里寻找，在周章秦制中寻找。

结果呢？让我想起了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——

“我来过，我看见，我征服。”



作者简介

李舫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博士，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。她特别在封面新闻开设文学专栏“文学108将”，用生动活泼的语言，为108位中国当代作家描像，讲述不为读者了解的故事。

